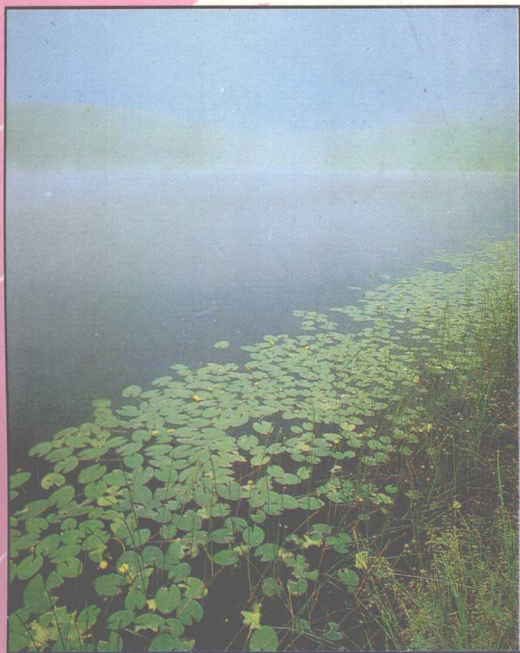


中 国 现 代 散 文 大 师 精 品

朱自清

精致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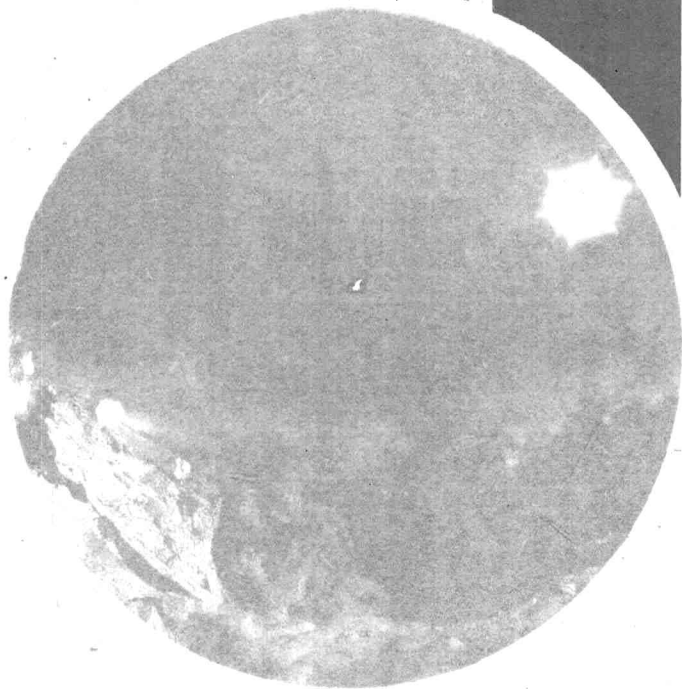
悠悠的过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
我们所以还能认出来这漆黑的天空者
全赖思想家和艺术家所散布的几点星光
朋友，让我们珍重这几点星光

中 国 现 代 散 文 大 师 精 品

精致

朱自清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现代散文大师精品

朱自清

精致小品

郭文友 编

成都出版社

(川) 新登字011号

责任编辑：段 明

封面设计：陈建华

技术设计：陈建华

中国现代散文大师精品

朱自清精致小品

郭文友 编

成都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十二桥街30号)

新华书店经销

遂宁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3.5

字数60千

1992年8月第一版

1992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7-80575-353-9/I·57 定价：(三册)11.40元

(每册：3.80元)

内 容 提 要

朱自清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散文大家。他的写景抒情散文，善于刻画对象，捕捉景物中自己的发现，描摹比拟，着笔细腻。他的叙事抒情散文，叙述父子、夫妻的深厚情意，娓娓动人，其特出之处在于他善于表达内心世界，又往往以可感的形象加以表现。他对现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本集精选朱自清的散文小品 31 篇。编者在序中简述了朱自清的生平活动及其散文艺术特色，可供读者参考。

序

郭文友

朱自清 (1898~1948)，原名朱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江苏扬州人。1916年考入北大预科，次年考入北大哲学系，1921年修完全部课程，提前毕业。毕业后的五年间，先后在杭州、扬州、吴淞、台州、温州、宁波等地教中学，与夏丏尊、陈望道、叶圣陶、俞平伯、刘大白、朱光潜、丰子恺等先后共事，一起从事文学活动。在大学求学期间加入新潮社、文学研究会，开始新诗创作。1922年与叶圣陶等组织中国新诗社并创办《诗》月刊。1923年与俞平伯等组织 OM 社。其诗作或抒发失意的悲哀、幻灭的痛苦，或寄托对未来的向往、对光明的追求。1925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其创

作转向散文，并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31年8月漫游欧美，次年7月回国，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34年和郑振铎等编辑《文学季刊》，和陈望道编辑《太白》杂志。抗战后，随校辗转长沙、蒙自、昆明等地，任西南联大教授，并从事学术研究。抗战胜利后随学校迁回北京，热心民主运动，转向杂文写作。1948年10月12日病逝于北京。

朱自清的创作和学术著作达二十余种，有诗文合集《踪迹》，散文集《背影》、《你我》、《欧游杂记》、《伦敦杂记》，论文集《新诗杂话》，杂文集《论雅俗共赏》、《标准与尺度》等。

朱自清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散文大家。在他的全部散文创作中，最为杰出的，是他的记事抒情小品。这些散文小品，就题材而言，有写景抒情的，写人抒情的，描写生活情趣的。朱自清的写景抒情散文，善于刻画对象，捕捉景物中自己的发现，描摹比拟，着笔细腻。他的叙事抒情散文，叙述父子、夫妻间的深厚情

意，娓娓动人，其特出之处在于他善于表达内心世界，又往往以可感的形象加以表现。他的旅行记，写旅途景色，记民俗风情，在艺术上别有特色。他的怀友文，写友人精神风度的美，写友人情谊的深，往往以淡笔写情，不似骨肉之情那样浓烈，那样心酸泪落，梦绕魂牵，哀深痛巨，然而别具一番蕴藉的醉人情意。在“五四”以后的散文作家中，朱自清对现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本集所选，包括朱自清的写景抒情、叙事抒情的名篇，以及他的旅行文和怀友文，这些都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美文，读来情韵悠长。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于成都

目 录

匆匆.....	(1)
歌声.....	(3)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4)
“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	(13)
绿	(15)
白水漈	(17)
背影	(18)
哀韦杰三君	(21)
白采	(24)
荷塘月色	(27)
一封信	(30)
怀魏握青君	(34)
儿女	(37)
威尼斯	(45)

莱因河	(50)
扬州的夏日	(53)
看花	(56)
给亡妇	(61)
冬天	(66)
择偶记	(68)
南京	(71)
《忆》跋	(77)
《萍因遗稿》跋	(81)
《谈美》序	(82)
哀互生	(85)
春	(87)
松堂游记	(89)
蒙自杂记	(92)
《外东消夏录》引子	(96)
成都诗	(98)
飞	(100)

匆 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里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边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呢？

一九二二，三，二八。



歌 声

昨晚中西音乐歌舞大会里“中西丝竹和唱”的三曲清歌，真令我神迷心醉了。

仿佛一个暮春的早晨。霏霏的毛雨默然洒在我脸上，引起润泽，轻松的感觉。新鲜的微风吹动我的衣袂，像爱人的鼻息吹着我的手一样。我立的一条白矾石的甬道上，经了那雨，正如涂了一层薄薄的油乳；踏着只觉越发滑腻可爱了。

这是在花园里。群花都还做她们的清梦。

那微雨偷偷洗去她们的尘垢，她们的甜甘软的光泽便自焕发了。在那被洗去的浮耗下，我能看到他们在有日光时所深藏着的恬静的红，冷落的紫，和苦笑的白与绿。以前锦绣般在我眼前的，现在都带了黯淡的颜色。——是愁着芳春的销歇么？是感着芳春的困倦么？

大约也因那蒙蒙的雨，园里没了浓郁的香气。淅淅的东风只吹来一缕缕饿了似的花香；夹带着些潮湿的草丛的气息和泥土的滋味。园外田亩和沼泽里，又时时送过些新插的秧，少壮的麦，和成荫的柳树的清新的蒸气。这些虽非甜美，却能强烈地刺激我的鼻观，使我有愉快的倦怠之感。

看啊，那都是歌中所有的：我用耳，也用眼，鼻，舌，身，听着；也用心唱着。我终于被一种健康的麻痹袭取了，于是为歌所有。此后只由歌独自唱着，听着；世界上便只有歌声了。

一九二一，一一，三，上海。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我们雇了一只“七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于是桨声汨——汨，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牲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二种：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谓“七板子”。大船舱口阔大，可容二三十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颇悦人目。“七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干，空敞的舱，也足系人情思。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顶，两边用疏疏的栏杆支着。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这个，但在小船上更觉清隽罢了。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灯彩；灯的多少，明暗，

彩苏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这灯彩实在是最能钩人的东西。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闪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悠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地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象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黯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我们坐在舱前，因了那隆起的顶棚，仿佛总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看着那些自在的湾泊着的船，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远了，又像在雾里看花，尽朦朦胧胧的。这时我们已过了利涉桥，望见东关头了。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妓楼飘来，有从河上船里度来的。我们明知那些歌声，只是些因袭的言词，从生涩的歌喉里机械的发出来的；但它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拂，袅娜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已经不单是她们的歌声，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

震撼着，相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从东关头转湾，不久就到大中桥，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都很阔大，俨然是三座门儿；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在桥下过去时，真是太无颜色了。桥砖是深褐色，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但都完好无缺，令人太息于古者工程的坚美。桥上两旁都是大壁的房子，中间应该有街路？这些房子都破旧了，多年烟薰的迹，遮没了当年的美丽。我想象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盖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丽丽的；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但是桥上造着房子，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这也慰情聊胜无了。过了大中桥，便到了灯月交辉，笙歌彻夜的秦淮河，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

大中桥外，顿然空阔，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景象大异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蓝蔚的天，颇像荒江野渡光景；那边呢，郁丛丛的，阴森森的，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晕着的灯光，纵横着的画舫，悠扬着的笛韵，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茵陈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觉夜来的独迟些；从清清的水影里，我们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桥外，本来还有一座复成桥，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尽处，或也是秦淮河繁华的尽处了。我的脚曾踏过复成桥的脊，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但是两次游秦淮河，却都不曾见着复成桥的面；明知总在前途的，却常觉得有些虚无缥缈似的。我想，不见倒也好。这时正是盛夏。我们下船后，借着新生的晚凉和河上的微风，暑气已渐渐消散；到了此地，豁然开朗，身子顿然轻了——习习的清风荏苒

在面上，手上，衣上，这便又感到了一缕新凉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没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热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却尽是这样冷冷的绿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声的扰扰，总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幕似的；它尽是这样静静的，冷冷的绿着。我们出了大中桥，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将船划到一旁，停了桨由它宕着。他以为那里正是繁华的极点，再过去就是荒凉了；所以让我们多多赏鉴一会儿。他自己却静静的蹲着。他是看惯这光景的了，大约只是一个无可无不可。这无可无不可，无论是升的沉的，总之，都比我们高了。

那时河里热闹极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来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边，我们的船自然也夹在其中。因为这边略略的挤，便觉得那边十分的疏了。在每一只船从那边过去时，我们能画出它的清清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们的心上；这显着是空，且显着是静了。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圆润的喉咙，确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涩的，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觉，也正可快我们的意。况且多少隔开些儿听着，因为想象与渴慕的做美，总觉更有滋味；而竞发的喧嚣，抑扬的不齐，远近的杂沓，和乐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也使我们无所适从，如随着大风而走。这实在因为我们的心枯涩久了，变为脆弱；故偶然润泽一下，便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却也腻人。即如船里的人面，无论是和我们一堆儿泊着的，无论是从我们眼前过去的，总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张圆了眼睛，揩干了眵垢，也是枉然。这真够人想呢。在我们停泊的地，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